

■ 勉思 著

风雨故人情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勉思 著

风雨故人情

（CIP）数据

《风雨故人情》/勉思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240-43781-5

I. ①风… II. ①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33103号

书名: 风雨故人情

作者: 勉思

责任编辑: 朱树刚

封面设计: 朱树刚

出版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长沙市五一西路208号 邮编: 410014

网址: WWW.HNWX.NET

印刷: 湖南新华书店

开本: 820×116mm 1/32 印张: 6.352

字数: 160,000

定价: 18.00元

ISBN 7-240-43781-5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新华书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雨故人情/王勉思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6. 12

ISBN 7-5404-3781-2

I. 风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3103 号

风雨故人情

和, 祖籍浙江绍兴陶家堰,
1944 年赴晋察冀边区抗日
部, 华北联大、边区青联学
党。在工人
在河北

风雨故人情

勉思 著

责任编辑: 朱树诚 《湖南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mm 1/32 印张: 6.375

字数: 160, 000

ISBN 7-5404-3781-2

定价: 1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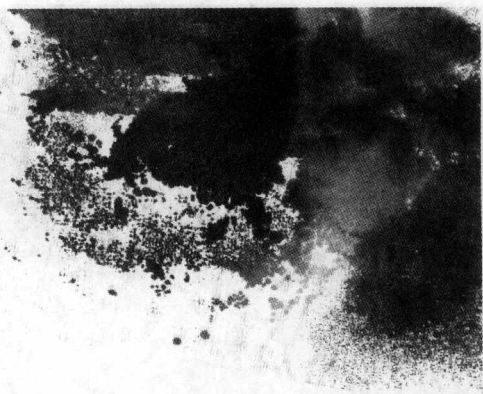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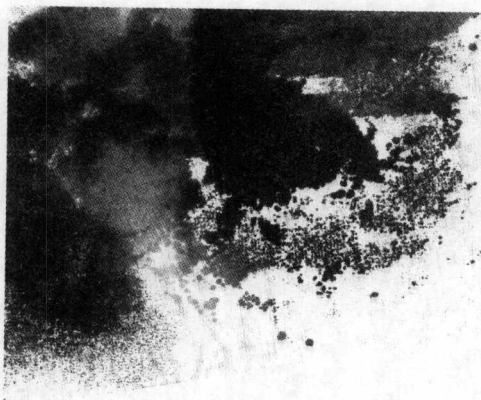


勉思，原名陶景和，祖籍浙江绍兴陶家堰，1926年8月生于北京。1944年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，先后在城工部、华北联大、边区青联学习、工作。1945年入党。1949年进北京，在工人日报、工人出版社任记者、人事科长，后在河北省文联、湖南省文联，任《蜜蜂》月刊、《湖南文学》编辑部主任、副主任。文革后任湖南少儿出版社社长、顾问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老干处离休人员。



目 录

- 1/ 两个作家和战斗英雄
——赵树理康濯和郝庆山
- 10/ 半世纪 战友情
——记康濯和孙犁的深情厚谊
- 16/ 怀念萧殷夫妇
- 22/ 迟到的祝贺
- 26/ 吹尽狂沙始到金
——致康濯
- 54/ 揭开一页尘封的历史
——忆吴小武同志
- 64/ 如果他还在我们中间
- 71/ 我所认识的几位长者
- 79/ 文坛拾零
- 91/ 绵长的思念



目 录

- 97/ 他多像个老父亲
——忆老社长希文同志
- 105/ 陶妈妈的晚年
- 108/ 宗江兄与“扁桃哥”
- 118/ 我和微姐
- 124/ 父亲和母亲
- 131/ 第一课
- 147/ 大娘李玉池
- 151/ 永生的遗憾 永远的谜团
- 156/ 探亲散记
 探亲散记之一 小城波德
 探亲散记之二 欢乐岭上
 探亲散记之三 未婚妈妈及其他
 探亲散记之四 乘灰狗
- 194/ 故事三则
- 200/ 后记

两个作家和战斗英雄

——赵树理康濯和郝庆山

国庆五十周年就要到了，北京到处花团锦簇，一派节日喜庆气象。我想起了老卢，应该让她也来享受这欢乐的日子，我写信给她的儿子兆科，不想兆科回信说：“母亲生病了，不能来”，我心里很着急，不知老卢得了什么病，病得重不重。于是在九月二十日，我乘火车到了河北省定州市（最近县改为市），刚出了火车站，就看见兆科来接我。外面下了小雨，兆科安排了一辆出租车，把我接到铁路西三里路的郝白土村。

进了家门，一排白磁砖贴墙的五间大北房，映入眼帘。啊！那被日本鬼子国民党军烧过两次的黑呼呼的房子，变得如此明亮了，这让我心里也变得明快起来。我蹬上高台阶，高声喊：“老卢，老卢，你在哪儿呢？”只听老卢答应着，在后屋里，声音还是那么宏亮，底气十足，我撩开门帘，只见老卢围着被子坐在炕上。不想她一见我反倒先哭了，她说：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还来看我。

老郝和老卢

说起我家和老卢家交往的时间，也和共和国年龄差不多，快五十年了。那还是建立初级农业社的时候。一九五一

年，老康和赵树理两人来郝白土村，帮助搞小社并大社，年终结算，统购统销。老卢的丈夫老郝是方圆百里远近闻名的战斗英雄。

老郝是外村来的人，村里的小孩欺生，打起架来，他们人多势众，从此，老郝练就了爬树上房的本领。他家离火车站近，在车站搞过搬运，做过小生意，熟悉车况、路况，此时他就地取材，依靠铁路打击敌人。日本鬼子占领定县城，烧杀抢掠，早在老郝心里埋下一腔怒火，当八路军干部下到村里宣传抗日，老郝就参加了抗日斗争，拉起了游击队。开始他们没有枪，老郝就到城门口，趁鬼子没有防备，夺下站岗的三八大盖，白手起家，武装起来。以后他们爬火车，把军车上的枪支弹药、电讯器材、粮食等军用物资，甚至什么罐头烧酒饼干等食品，只要车上有的，他们都能搞到手。老郝虽然生的牛高马大，可他还很灵活，趁火车出站进站减速，他飞身上车，再钻进车厢，车上有什么他就拿什么。等火车出站，他把东西从车门推出去，游击组的同志在约好的地方接应。尽管鬼子加岗加哨，戒备森严，他们还是连连得手，将物资连夜运上山，送给八路军。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，老郝的游击队又扩大战果，炸桥破路，配合主力部队，立下赫赫战功，他们从没有失过手。有一次，老郝上了车，进了车厢，只见满车箱尽是日本鬼子，他想既然上了车，就不能空手而回。就把坐在车门边上，睡得像死猪一样的一个小鬼子，连推带拽，硬是把他从车门口推下去了。这次意外的收获更大，给上级送去了一个活舌头，事后听说还是一个小军官呢！

老卢也是好样的。早在1942年，日寇封锁我抗日根据地，军民没有盐吃，老郝老卢听说后，说那日子怎么过，得想办法给同志们搞盐。于是，他们从城里买来一袋袋盐，转

送上山。不想这事给汉奸告了密，鬼子半夜把老郝抓了去，关进牢里。两个月后，看监的老头捎来口信，说鬼子抓人时，只搜出了半袋盐，老郝说是自家吃的，几次受刑，他都一口咬定，从没给八路送过盐。正好我游击队把那个汉奸也抓走了，人证物证都不在了，但鬼子仍不放人。听说不久就要把他们送往东北挖煤去，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他让老卢给老郝送件棉衣，给他带点钱，来见最后一面。老卢筹划好钱物，和好心的老头约好时间，老头把她接进去。在监狱见到的老郝，已经是蓬头垢面，一身衣服又是土又是血，老卢心痛的流下泪来。

老郝被抓走了，这也没把老卢吓住，她还是尽可能帮助八路军办事。一次她听说八路军缺擦枪油，她问用梳头油行不，答复说行，于是，她进城一下买来十一瓶。出城时，鬼子汉奸检查，撩起竹篮上的毛巾，问她买这么多油做什么？她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是村里大姑娘、小媳妇们托她买的。”那时年轻妇女谁还敢进城，老卢那时只有二十出头，她不怕。当年年初，老郝参加了共产党，年尾老卢也成为共产党员。

不久的一天晚上，窗外有人喊老卢，原来是老郝回来了。他和一个被俘的八路干部，在东北一个小车站下车，别人都去买烟买吃的，他俩趁天黑逃出车站，老郝卖掉身上的棉袍，打了火车票逃回了家。从此，有几年时间，他们不敢在家住，或是在河滩，或是在青纱帐，搭个窝棚过夜。后来鬼子汉奸几次来抓老郝都没抓到，可是房子被他们放火烧了。所幸乡亲救得早，没烧塌，只是檩条和墙都烧的黑糊糊的了。直到改革开放，才得以重修。

全国解放后，老郝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，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接见，还当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在他逝世前，担任县政协副主席。

老赵老康办初级社

去年冬老康跟老赵在山西办初级社，今年老赵随老康到河北，那是老康的生活点。两人进村就投入了工作，老赵抓两个小社的并社和统购统销等全面工作。老赵的工作特点是进村先走家串户了解情况。他和农民一起拉家常，谈生产，完全像个老农民。老郝对上面来的干部也都先要观察了解，他对那些好摆官架子，既不懂农村工作又瞎指挥的上级很瞧不起，这样就传出老郝骄傲犯上。但老郝和老赵两人都有商有量合作得十分好。老郝看他有一手难得的好农活，连编筐的手艺他也会，特别是在庄稼地里泼粪，那不但脏累，还要技术，会泼的泼一个扇面；不会泼的泼一脚面。老赵干起来真让老郝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上级。当时老郝响应号召，办起初级社，把自己刚买下的半挂车也入了社。老赵对他这种革命精神也很佩服。在小社并大社时，田亩有多少，好地差地劳力各有多少；这些与小社切身利益相关，老赵都耐心说服做通了思想工作。

老康和会计保管一起做年终分配、结算。别看农村这笔帐，一般会计还不一定拿得下来。附近一个村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会计，就让一个高小毕业生来做帐。这个孩子把帐都记在一面土墙上，正好当年发大水，把墙冲倒了，结果大半年的帐泡了汤。

一九五二年刚办起初级社，老郝当上了副社长，一年下来，工作头绪繁多，正好老康老赵来了。老郝和老赵很快熟了，工作有商量，两人很合手，很快统购任务顺利完成了，

小社合成一个大社，只差结算分配。对于这一段历史，老康有以下的回忆文字：

“我们曾主持搞了农业社的年度分配。社员只有十三家，由于干部、群众和我们都没多少经验，以至经历了数不清的复杂而麻烦的过程，我和老赵是都会算帐的，我数学水平略高，整个分配帐归我抓总；但具体算来，却往往离不了老赵。其中一个项目，每户社员要算九笔，老赵嫌繁，怕给不识字的农民添麻烦，问我能不能简化。我说不能。老赵又说：

‘是不是想想办法？’

‘无法可想。’我心里正烦，‘要想你想去。’

老赵不吭声，走了，过了半天又来了，居然把九笔帐归并成了五笔，并说：‘不是我想出的办法，是跟几个干部、群众和会计商量出来的’，又说，‘你再看看，能不能再简化、归并。

我仔细看了、想了，发现是我由于对农事和农民生活不如老赵熟悉，以至固执得不去考虑简化。而一经他提醒，我们又再找人商量终于归并成三笔帐就行了。可见，老赵对农民不仅熟悉和了解很深，更主要的是对农民感情深。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，那就是自觉地为农民着想。有人说，农民就是老赵的上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”

一天晚上，老康和会计正要写公布社员分配的红榜，保管突然提了半口袋荞麦来，说这荞麦还没入帐。搞得大家都瞪了眼，东西不多，但要重算一次帐，又有土地入股分红，又有劳力工分。老郝生气了：你是羊拉屎啊！干什么去了？早就说要全部粮食清底，搞到现在。保管委屈地说：它压在

瓮下边没看见。这时蹲在地上的老赵开了口说：别参加分配了，就打在饲料里算了，反正东西也不多。一句话把这难题解决了。

建社头一年，收成还不错，社员们都欢欢喜喜，准备过年了，老赵他们也十分高兴。

认识老赵的人都知道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对于它的家乡戏上党梆子，他一高兴起来就情不自禁地说：上党戏天下第一。据记载，他专门向老艺人学过小生小旦，会打锣鼓会拉弦，还会吹唢呐。一天晚上，他坐在炕上唱起上党梆子，两手在炕桌上敲敲打打，代替锣鼓，老郝也来了兴致，在地上唱起定县大秧歌，边唱边扭。他尖着嗓子，装个小媳妇，不一会屋里屋外挤满了人，这一台戏直唱到半夜才散场。



赵树理

这次回到北京，老赵写了长篇《三里湾》；老康写了中篇《春种秋收》，也许他俩都是在郝白土村吸收了一些营养。

许多同志都知道，赵树理同志出了不少书，也有不少稿费收入，可是他没存下钱，他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？这个我听说，他为家乡农村买过拖拉机、他下乡看到那里果农梨子质地不好，专门从家乡买来梨树苗，运来改良品种。这次在老卢家，又听到一件感人的故事。

为老卢治病

在老卢家，我每天都过着好日子。吃新玉米糊糊、大白馒头、从菜地摘来的新鲜蔬菜、新刨的煮花生。现在这个家庭是工农联合体，兆科是个下岗工人，他媳妇是农民，孙儿孙媳都做工；孙女是高中教师，重孙都在上学，一家和和美。我在她家住了四五天，老卢每天能拄着拐棍出来晒太阳，见她逐渐康复，我该走了。临走前，她告诉我又一件感人的事。

就在老赵老康快回北京过春节时，老赵一天找老郝说，让老卢跟我们一起回北京去，给她治病。

原来老卢得了一种怪病，常常肚子疼。疼起来呼天喊地，满炕乱滚，实在忍受不住，让人在她肚子上踩，而且每月一次大出血，眼看脸色焦黄。老赵本来懂点中医，1927年“4.12”大屠杀，已参加共产党的老赵，为逃避国民党的追捕，离开家乡，当过游方医生。他能看脉、能扎针拔火罐，还能用铜钱刮痧。老赵知道老卢一定得了什么大病，他这土医生不敢下药，要带她到北京治病。开始老郝不同意，说到北京治病，吃住医药花费太大，没那么多钱。老赵说：这都不用你管，我和老康商量好了，钱我们出，也不用住店，就住在我家里，我家有家庭保姆，吃住都没问题。说来说去，老郝还是不同意，又说快过年了，家里这事那事的离不开，这可把老赵惹火了：你这还算句话？不管什么事，难道比命还重要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老郝看老赵诚心诚意，再想每逢老卢发病，眼看她那么痛苦，做男人的一点忙也帮不

上，挨了一顿骂，也就不吭声了。就这样，老赵老康硬是把老卢带回了北京。

老卢讲起这件事，虽已过去五十年了，她还清楚地记得。她是1952年腊月底跟老赵到北京的，住在老赵家，老赵的妻子老关、女儿广建就是老赵所说的家庭保姆，她们陪她看病，照料她的生活。老卢记得她先到协和医院妇科检查，给她看病的是一个中年女医生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她的两边输卵管里都长了瘤子，一边已经有苹果大，另一边也不小了。医生说：必须把她的丈夫叫来。老郝来了，医生告诉他：这种病只能做手术，做过手术以后就再不能生孩子。问老郝那时是不是要和老卢离婚，老郝说他们结婚十年没生养，从老卢娘家抱来一个儿子，以后不会离婚。就这样，老郝在手术单上签了字，老卢回到老赵家等床位，老赵家为她手术前增加营养。手术很成功，老赵自己从没有在单位要过车，老卢出院那天，老赵破例从作协机关要了一辆汽车，和广建一起把老卢接回家休养。前后在老赵家住了半年，阴历四月二十八，老卢回到定县家里。

在我家住保定那几年，正是大跃进后家家缺粮的日子，每年挖山药，老卢都给我们背半麻袋来。她已经健壮得能背上一二百斤。难怪老卢几次跟我讲：没有老赵老康，我早就没命了，哪儿还有这把子力气。

我要走了，老郝的坟就在村西，走之前，我要去看看他，兆科和小孙子凯仑陪我。出了村西口，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，天上的白云蓝天俯视着大地，特别让人心旷神怡。一块块花生地里，穿红花衣的妇女在刨花生；一片片金黄色的玉米地，每棵斜插了两三个大玉米棒，一阵清风吹来叶子哗啦啦地响。走出二百多米，到了老郝的坟前，我站在坟前，为他默哀，心想：老郝牛高马大，是应该有这么大的坟。又想起文革中，



1999年9月，卢富荣和作者摄于
河北定州老卢家门前

我在长沙，一次从传达室拿到一个纸糊的白信封，那时早已没有人给我写信了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郝庆山寄来的，信上大意是劝我不要为老康担心，早晚问题会解决的，老康决不会反党，决不是坏人。这次见到老卢，才知道那时老郝也挨批挨斗，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，尽管他腿上受过伤，留下了一条大伤疤，是二等残废，还批他是假战斗英雄、假党员，他那时还惦记着我们。就我所知他也给老赵写过同样的信。这时，又是一阵清风吹

过，我心想：风啊吹罢！往西吹，吹过娘子关，去告诉老赵，老郝家的黑房子已经重修得焕然一新，一家四世同堂，过上了和和美美的日子；当年你们全家照顾过的老卢，今年已经八十一岁高寿，闹了场小病，但身子骨还很健旺；让你一生关心的中国农民，大部分像老郝家一样，过上了好日子，有的已经奔上了小康。

2001年于俄国

半世纪 战友情

——记孙犁康濯的深情厚谊

孙犁同志走了，一颗大星陨落了。收到讣告，我和葛文同志（田间夫人）约定，七月十四日一起到天津去，十五日向孙犁同志最后告别。那两天马路上，地表温度高达 60 度。归来几天，每思及此，心中升起缕缕哀痛。从 1939 年起，孙犁同志和我老伴康濯就是亲密战友，已有半个多世纪的交往，两家关系也不断扩展到孩子，直到老康去世，孙犁同志对他的后事，极尽战友之情，一幕幕的往事，令我思绪无法了断，哀痛无以排遣，提笔留下这篇文章，永作纪念。

一篇祭文

还在文革期间，康濯在五七干校专政班，连队分配他种菜。每天一大早，趁人们还没起床，他挑起一对大粪桶到各个宿舍去收尿，到最后，桶快满了，他也挑不动了。他本来有哮喘病，这时只能三步一挪，实在喘不过气，就趴在扁担上歇歇，这让连长看见，还要挨骂，骂他装蒜。哮喘病以后发展成气胸，就是肺气泡破裂，人一动不能动，非常痛苦。一天我看一本古诗文，看到有的文人为活着的朋友写祭文碑文，我心中一动，何不请孙犁同志为老康写篇祭文，让他活着就能看到。但等我把这想法告诉老康，他说那怎么行，就

是我不介意，也会引起孙犁误解，好像我们怕他不久于人世。我说古人都能这么做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，再说你写信给孙犁同志解释清楚，说我们想看这篇文章，他会理解的。老康还是不同意，我说这信你不写我写，老康发了火，说你别胡闹，这信都不能写。

对孙犁同志的作品，不论小说散文随笔，我都特别喜欢，有时站在书柜前，随便抽出他的一本书，一看起来就站半天。这次争论后，我还是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仰慕他的信，信写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认为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，才会给他爱慕的作家写这种信呢，此时我已四十老多了！我清楚地记得在信末尾，我写了这么一句：这封信是不是有点小资产，请你不要见笑。至于写祭文的事我只字未提，只请他给我写一幅条幅，这次孙犁同志没有给我回信，却寄来两张他书写的条幅。

1991年1月10日，那个严寒的日子，老康病重无告，被死神拖去，我终于在天津日报上看到孙犁写的《悼康濯》。悼文开头就说，听说老康去世，他眼里立刻充满了泪水，从1939年春季和康濯认识，有五年时间两人几乎是朝夕相处的。接着他写了“康濯很聪明，很活跃，有办事能力，也能团结人”，说“他和我是很亲密的”。还说他自己发表过的作品，包括战争年代的油印刊物，“自己图轻省，不记得保存过，他都替我保存着，文革以后交给了我”，“我写给他的很多信”，洋洋大观，他都保存着，“1956年，我大病之后，他为我编了《白洋淀纪事》一书，怕我从此不起”，这是多么感人的战友情，只有真诚的战友才做得到的。然后他说“他（康濯）在晋察冀边区做了很多工作，写了不少作品，是像李延寿说的：潜思于战争之间，挥翰于锋镝之下，是不寻常的，它是当国家危亡之际，一代青年志士献身之作”。在这一段最后，他的